

庚

健  
疑  
藏  
書

【

ME  
I 246.7  
603

## 目次

1. 永久的友愛	一至二十
2. 初戀	二十一至三十四
3. 少女之夢	三十五至五十四
4. 異國情調	五十五至八十二
5. 巴黎	八十三至一百
6. 政變的一幕	一百零一至一百二十六
7. 逃亡者	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五十一
8. 後記	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五

— 1 —



3 2169 6258 3

永久的友愛

大學生涯開始的一年，我和同學T君成了交誼最深的朋友。那時我自信是一個活潑有爲的青年，有生十八年來，都是走着平安和幸福的旅途。精壯的身軀和勇敢快樂的精神，正足以表示我底青春的富有。健康色的面龐，和頹長的藝術家似的黑髮；從髮際間流露出來的碧波似的眸子，是有使人一見了便會感到快樂的神情。

和我恰恰相反的，就是T君了，他是二十歲，照理是應該年青而又有爲的；可是，氣概很有點頹唐；形容不免

枯疲和灰暗。但從他的目光，也還多少能看出他可愛的和有思想的，只不過飽食了憂鬱的情調。他在大學中是習的社會學，和我專攻的英文學不同。然而，他底大半的工夫，却又耗費在研讀或寫作小說裏。也很顯然，這是境遇的不幸和身體的衰弱使他如此吧？果然，在後來這事實是被我證明了的。

莫明其妙地，我們一見面，便做着再要好沒有的朋友，真是一見如故哩！我不入學校規定的宿舍，和T君共同寄宿在一個市民的家裏。這是S市，大學便設立在市的中心，說起這繁華的S市，百年前，只不過是一片荒漠的

田野，但因為位於中國的海口，所以後來就成了全國唯一的商業中心地了。工業的發達，也是甲於各地的，我們住的地方，在市中有名的靜安寺路之旁，是風景最爲清幽的所在。從歐洲移植過來的楓樹和法國梧桐，就生長在我們的窗外。我們租借的是前樓，可以望遠，可以俯瞰行人和車馬的來往，雖說是聲音亂雜一點，然而一關起門窗，就可以安靜地讀書和寫字了。

好像生活是成了刻板式的，我們除了共同到學校聽課之外，就坐在寓中自修，雖然也曾有去到市內勾留一二小時的事情。天晚了，夜幕放下了，在淡黃的路燈之下，我

們就到馬路上散步。手是互相擋着的，肩挨着肩地去賞鑑那清幽的夜景。爲了避免車馬喧嚷，自然，我們是走的僻靜的馬路了。那是一個秋夜，是一個真正的良好節候嚙！

不消說朝朝暮暮的如此融和而又安靜的生涯，那是使我的心感到萬分快樂的，委實地，我們底友情的熱烈，並不下於那情人與情人之間的甜蜜呵。T君是有了深的哀愁的，所以我用深厚的同情來對他慰藉。至今回想起來，自己覺得太對不起他。因爲我待他的友愛還是太空虛了，不能救治他已往的創傷。自來我是無憂無慮的人，具着純潔的心靈，然而從他那裏我是最初知道人間有了悲哀的存

在

那是一個暮秋了。在夜裏，我和T君散步回來。倦了，他斜坐在床上，我默默地却走到書案前看書了。夜是寂靜的，門外的車馬也停了，時候已到明天一點鐘。因爲精神興奮，一小時前，我們是在外面的小酒館裏醉了，才回寓的。飲酒最多的是他，所以倦了。可是他坐在床上不就睡，拿起黑比兒 F. Hebbel 的 “*Mariamspalerna*” 在讀了，讀到其中的女主人公克拉若爲其情人所拋棄時的話了吧？他特別地驚動了我。高聲唱起來了，『：那我可不能立誓，不能告訴你，說我愛你不愛你，我只情願一生伺候



你，爲你勞動，決不要要你扶養，到了晚上，我做些活計自己去賺飯吃，若是沒有活計做，我就甚麼也不吃。……你喂的狗若是沒有在面前或被你趕出去的時候，你沒有狗打就打我，我決不放一點聲兒哭，我只咬着牙齒忍受哪……請你收了我吧。因爲我此後也決活不好久呵。你若怕我活久了，或是怕將來離婚又要用錢嗎，那末，請你到藥店裏買點毒藥來，你祇說放在甚麼地方去毒老鼠的，那怕沒有你的指示，我自己吞了。到了要死的時候，若是這邊的人來了，我祇說是我以爲是砂糖，誰知吃錯了呵！我回頭呆望他。他似乎是同情心迷發了，他一面談着克拉若

的話，一面就像在流淚。室中只有一盞二十五支燭光的電燈，本來坐在床上看書就不大適宜的。怕是淚眼一模糊，看不見書上的字跡了吧？我看他，輕輕地放下書本了。

在萬分迷惘的中間，我走到他的面前。真的他是哭泣得要失聲了呵！我很驚奇的來慰問。

『怎麼的呢？』

他只搖頭。

不是又想起甚麼悲哀的往事了麼？我又問：說吧，T哥，請把你的悲哀率性吐出來吧！

很久很久沉默，我們偃坐在床沿，他才告訴了我以

下的故事：

『B弟，我真是時代的犧牲者，我沒有你那樣的幸福，不過我並不妒羨你，我只希望你更好。我的事，那已往的，說出後，也許可以對你的未來的事情做一個參考，所以我說了。首先，我要勸你以後不要結婚，結婚是痛苦，是牢獄，我就是從牢獄中掙扎着的，可以說至今還未脫逃出來。記得和你的年紀差不多的時候，我正在十七歲的一年，我在C城讀中學，那是戀愛自由和男女公開的風氣盛倡着的時代。C城又是S省的省會，中等的學校成林，大學也有兩個。不消說男女間的接觸，是最為平凡的

事情了。就在那時，我就認識了幾個異性的朋友，又因爲那兒的M報常刊登我的新詩和小品文字，所以她們是和我十分親近的。於是S公園和幾處名勝的遊所，都有我的足跡。那些女朋友們也和我一樣顯然是互相愛慕着了。尤其是桃妹的對我，人家都說我們是「有情人成了眷屬」哩。在這時，我明白了人生的真義，明白了人間的幸福在那兒，我知道愛情是青年男女所需要的和可珍貴的金鑽石。然而我是怎樣的不幸呀！母親生前便和我訂了婚約，父親是堅執着必要履行的，雖然我也反抗過，但，那是多麼大的重壓。就在母親死後的第五年，自己十七歲了。一個暮春，

在C城便接到了催歸故里的來信，那是父親說的，要我暑假一定回鄉，秋涼節候，便要正式結婚。又說，雖耽誤一學期的功課，也不要緊的。」T君說到此略爲休息了一下，我只呆望他。接着他又說了：『呵，那真是晴天一個霹靂啊！我沒有把這事情向桃妹講，我真沒有勇氣。我寫了回信去到父親，說要等到自己在中學舉了業才好結婚。然而這緩兵之計是失敗了，父親斷絕了金錢的接濟。我眼看見暑假過去了，秋涼已經來到。自己在C城流浪的生活住不下去了，眼前的一切都變了顏色，就是和異性的交接也無聊得很。於是才下了決心回鄉去。你知道的！我的故鄉是

B縣，回去時，一定要經過K城的，誰知自己從C城乘船順流東下K城時，剛上岸，正遇着一個同鄉的老友C君。相別不過兩年多，他竟以二十歲的少年，做着某團長的機要副官了。他約我在K城玩幾天，所以我便搬入了他的旅館裏，自己開了一個空朗的房間，每日和他到各處去閒逛，好在他的公事少，一連住了十餘日，我對K城的情形也熟習了。因為C君是抽大煙的，於是我也學會那吞雲吐霧的勾當，而且和他一同逛過幾回妓院。我是墮落了，很有幾分地自暴自棄。終於靠了C君的維持，就在那團部中得了一個小小的位置。我是決心不回鄉里了，惟願長此的

流落。這墮落生涯，一直支持到冬天，父親才聽到我的行止。可憐的衰老的父親，他是親身來到五城了，他也認識U君，他強迫着我家去。噯，說起來我底意志畢竟是薄弱的，我可憐那年老的父親，那年近五十歲的只有我這唯一的兒子的父親，我是回鄉了。許多親戚都來勸慰我，我終於和一位陌生女人結婚了，那已是殘冬的時候。噯，我當時只是流淚，我是弱者，我屈伏着。可憐的父親，他竟讓自己底兒子正式在家裏終日伴着新娘抽大煙了。他讓他的兒子結婚，而且把家事給兒子管理，他不讓兒子讀書了，他底意思，只要兒子能夠守戒，也不必向外發展，靠自己

所有的田產也可以一生吃着不盡的。然而我終於違反父親  
意旨了，半年以後，我又立志戒絕了大煙到C城去。父親  
雖然不高興，但也沒有辦法阻止我。重到C城的我，好像  
是新生了。桃妹依然在等候我，但她還不知我自己已經結  
婚的事情。她只怨望我不該和她一年多的隔絕，言語間表  
示了深厚的愛情。但是我啊，我不能欺騙她，我不敢重溫  
舊夢了，我只想把生命銷磨在文學上。然而愛情的誘惑，  
那魔鬼似的誘惑，使我一日不能安心讀書。我苦啊，心靈  
上的內闕，已把整個的心兒戳上無數的傷痕。我受不住良  
心上的苦痛。在一個秋夜，怕也如這晴美的深夜一樣吧，



我和桃妹偃坐在一個小房裏，赤裸地，我告訴她以自己一年多的經過了。她聽了她驚奇，她流露了同情的嘆惜。可是一轉念，她反而興奮了，她熱烈地吻我，訴說這是不妨礙的，並且說是十分同情於我的苦衷，以後更是永遠的愛我。愛我嗎？我當時感激得流淚了。真的在感謝，我跪在她面前，請求她恕我欺騙的罪惡！可是愛情不是無目的呀，桃妹對我的給與，漸漸地似乎又收回去了。幾個月的時光，她是離我而去，她居然和另外一個男子結了婚，雖然她還是說永遠愛我的，但是有甚麼憑據給我呢？我傷心我怨自己的命薄，同時也恨她的無情。不僅是這樣，

從桃妹結婚後，平常和我來往的女朋友都疏遠了，原因是她們知道我是有婦之夫了，所以再沒有對我來一個愛情施與。噯，精神生活的苦悶，逼着我離開了C城。我又回到故里了，我看見我底女人，一個農家的女兒，識字也不多，完全是冤家似的結合，有甚麼愛情可言呢？所以我又大胆地離開她了，不僅離開她，而且又離開了年老的父親。我負着這創傷，這苦悶，我就來到這S市。」

他說至此突然停頓了。我就乘機勸慰說：「好哪，在這兒就好呀，甚麼都可以忘懷了！我們一同讀着書，生活又有趣，……」似乎未聽見我的話一樣，他的話又繼續着

了：『B弟，我就是如此地來到這S市了。然而我在物質上可以離開了那些過去了險惡的環境，但我底精神能逃出不那苦痛的淵海嗎？噯！我真對不起年老的父親，我更對不起那爲我守着活寡的女人。雖然我和那沒有愛情的女人未曾正式離婚，然而我是早就把她遺棄了。我啊，我和她都是這時代的犧牲者。B弟，那克拉若的話，那麼沉痛而又柔和的語句，真是催人下淚的啊！……』

王君持續地把自己悲哀的往事向我說完，好像心氣反而安靜得多了。他不流淚。他說喉項略感微痛。我便起身去取熱水瓶，遞過了一杯熱茶。最後，他說太對我不起，

說是使我這年青人知道了人間竟有這種不幸的事情，乃是他的罪過。可是我要求他不要如此說，我安慰他。一直到我看見他回復了幾分勇敢的青春的氣概，才邀他一同入睡。

夜是很深沉了，閉上電火，銀月的光輝已橫射到我們底樓窗上。時鐘的聲響裏，我們在被窩中細語：

「T哥，一切的已往都把牠忘去了吧！」

「是的，B弟，有你這樣的同情者，我可以救治自己的傷痕了。」他說了，就來擁抱我：「可是，B弟，友愛是永久的嗎？」

『當然，我們要維持永久的友愛。』我也緊緊地抱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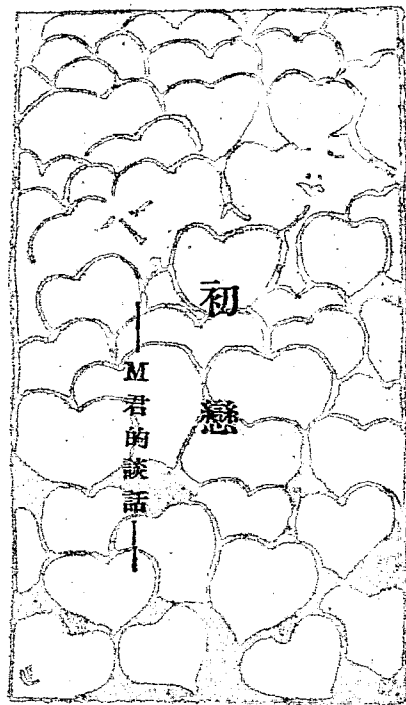
『是啊，我們把純真的友情來代替那欺騙的戀愛吧！』

時鐘滴滴答答地振動下去，他反而很安靜地先我入夢了。

但是時間一轉瞬就易寒暑，我離開T君後，已有四個年頭了，最初是難捨難分，後來便在書函中尋找安慰，最後則消息無聞。如今的T君，也許更形衰老了罷？我也經過一回失戀的苦痛、完全喪失了四五年來的天真和快樂。呃，愛情固然是欺騙，而永久的友愛又在那裏呢？四年來的留學國外的生涯，完全葬送了自己的青春的幸福。人間

的悲哀和不幸，我亦如T君一樣地感到了。

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脫稿于日本東京。



至今還有許多人不相信一面之緣可以發生戀愛的吧？可是，我却有過這經驗。

那已是幾個月以前的事。初冬天氣，因為有點事情去江灣，所以午後一鐘便去搭淞滬火車了。

出門時是乘的黃包車，趕到車站時，前一班火車剛剛開去，心中真是萬分懊惱呢。

待車室的人頭漸漸地多了，我無聊地在其中散步，一面又翻讀着從衣袋裏帶來的小說。其實，讀小說，已成爲



自己向來的習慣，就是在車上讀，已經不止一次了。

時間太長久，人聲又嘈雜，自己也沒有多好的心情在書上了，雖然正碰着一篇戀愛的故事。

身子有幾分乏倦似的，怕是站立得太久了吧？把眼睛向四面張望，已經沒有一個空的客座了。於是很乏倦地把身子斜倚在待車室的門前，手是依着下意識的支配，把那小說仍然帶進了衣袋。

門外有幾陣細小的腳步聲，我不自禁地回過頭去，已在咫尺似的進來了一個二十左右的少婦和一個少女，少婦的後面還隨着老僕人，身上却着了郵差的制服。

少婦的美容使我迷醉了！是她底桃紅的面龐和雪白的粉頸，尤其是那一雙烏黑眸子。她蓄着上海時髦女人一樣的斷髮，穿了很合身材的粉紅色緞子的旗袍。脚是着的水紅絲襪吧？兩個足踝微露着頭角；可是，配上那一雙藍緞子的便鞋，似乎又太不合式了。

我是很肉感的，以兩眼掃射着那少婦的顏面，她也很羞澀地在偷望我呵，雖然她走進了賣票口的人叢中。我呆望了一回那少婦，我才意識到同她來的還有那少女和僕人，我看那僕人，那是一個年紀在五十左右的老郵差，我再逡巡那少女，然而她却站在另外一個地方了。她不是和

那少婦一同的吧？我在想，果然找到了證明，因為那少女是在自己手上帶着許多的東西的呵。少女也很美，年紀不過十八九，似乎是學生，衣著很素樸是藏青嗶嘰的旗袍，襯着一頭覆額的短髮，爲了怯冷吧？項上繞着一帶藍色的圍巾。

望了一回少婦，又望一回那少女，我們的目光也互相接觸好幾回。我們都好像用凝視來親吻着。終於賣票處的窗門開了，在人聲擾亂中，我才清醒了那迷茫的自我意識。

我是走上月台了，來復車去到沁鎮還未轉來，人都集

在月台來等候。

灰白色的天空掛着微弱的太陽，有幾陣北風來吹散了軌底熱力。這冷落的車站，人們雖然紛紛地萬頭攢動着，可是，一眼望去儘是高低不齊的市民的房屋之外，甚麼也看不見了。只有月台下的鐵軌之旁，充滿了枯落的淺草和瓦礫。

宇宙是這樣的嚴肅和沉悶呵！我心想。我又分了心去想到那少婦和少女了。

那少婦離我很遠了，但可以使我知道她是垂下頭的。可是，少女呢，却在自己的目前。我正橫坐在下車的客人

出口的柵欄之旁。她就在倚在正對面前的柱子上。不，她却來回的向着柱子繞着半圓了，幾次幾番地循着那樣的方式。從柱子的邊緣，她常常用那一雙水汪汪的秋波斜射過來，但她底面上沒有甚麼表情，連一點笑痕或羞態也沒有。我驚奇，我的心房顫動得過度了。臉上似乎在發燒，然而我還是鼓着勇氣回報了她一個眼風。

火車蛇行一般的現在目前了，人們都擁擠著上下。我的眼睛有些不敢再看那少女了，雖然心裏還想再看她。我埋下頭移動着脚步，走到了火車前。我再偷看那少女，她是搭上前一掛車室了。放下心，我上了另一掛次於她底車

室。

然而事情真有些巧合呢！我不知道那少婦（可是坐位和我隔得很遠的）和少女怎麼也同樣的走到我所搭的一掛車室來了。天呀！她，那少女，她就坐在我對面，我們如果一伸足，那便會互相觸着的呀！我真窘！我的臉上火燒着似的，也許皮面已經發紅了吧？我真窘極了呵！然而，她，真勇敢呵，毫不遲疑的把帶來的東西放下了，就面着我坐下來，神氣很自然；而且很隨便地瞄了我一眼。我是在想了，『她是有意在勾引我嗎？不然，她何以偏來窘我呢？車上的空座多着哪，何以偏要坐在對面那一系列呢？呵

呵，女子真無恥！對着一個不相識的男性敢這樣的做作嗎？人說上海沒有一個好女人，也許這少女是專門勾引男子的吧？不然，何以那樣的大胆和自然呢？她好像對付男性很有經驗了呢！『我想了，我決心看她，有機會，並想和她說話的，我真的看她了，雖然心房在戰抖，面孔在發紅，我不管了，我總覺得是需要看她的。

女的面孔略帶黃，瓜子形的輪廓：兩頰頗肥嫩，短髮覆額上，更襯出了那秋波的柔媚。頸項圍上了絲巾，手是看不見的，因為帶上了手套；也許那有如柔荑吧。腳很好，穿的小皮鞋，黑色的長統絲襪，分明透露了凝脂似的

肉色。

和她靜默地對坐中，我那週身的火熱高到百熱度了。不僅面孔紅，眼睛亦赤着的吧？神經是昏亂的，呼吸也促迫了。胸中似有着鉛塊一般的重壓。我想努力的自制，裝出若無其事的模樣，然而做不到，一切的神經都不受我的支配了，真是手足無所措。我看她，望一回她的上身，又看一回她的腿部和足部。她也心明白，她也看我呀！她常常注視我底面龐，好像用凝視來親吻我。可是覺得自己太卑下了，我很自慚形穢，自己意識中的我，是漸漸地微小化了。我以卑下的心來讚頌她那崇高的美，那使人迷



醉的女性美呀！我很不自在，我的唾液都乾渴了一樣，發出了不自然的咳聲。我猜不透她這時的心情是怎樣的，亦許心房也在激動吧？但她的面孔的表情還是很自然的。也許對我是毫不關心的吧？但她何以又頻頻在偷看着我呢？而且，她看了我的窘狀，何以不會見笑呢？我懷疑！她時時以舌頭舐着赤紅的上下口唇，又好像在吞吐唾液的樣子，那是表示甚麼呢？她不是也有着異樣的感覺麼？然而，她又何以不敢正望我，眼睛常是斜斜地射出了車窗外？我是背着車窗坐，我想引起她的說話，但是，我的勇氣委實太少了，我不知開始一句話將要怎麼說。其實我也經

過女人的擁抱，甚至于會有過性的交涉；但在這火車中，雖然人很少，我們本可以講話的，然而我勇氣總是太少了。也許她也在呆想怎樣地來親近我吧？看她那樣自然的態度，難道還沒有胆量于男女的公開社交麼？我呵，我是這樣想，我是這樣很不自然地焦灼了一顆赤紅的心！

這一回的火車上，時間真是容易過去呵！不知怎麼忽兒就到江灣了。車身的突然停止，和人的鬧嚷，我意識才回復了平常的狀態，我匆忙地離開了座位，雖然心中十分留戀她，那少女，然而我是不能不下車的啊。我回頭看她，她是坐着沒有動，只有一對秋波投射了過來。我感謝

她，我向她遙遠地飛去了一個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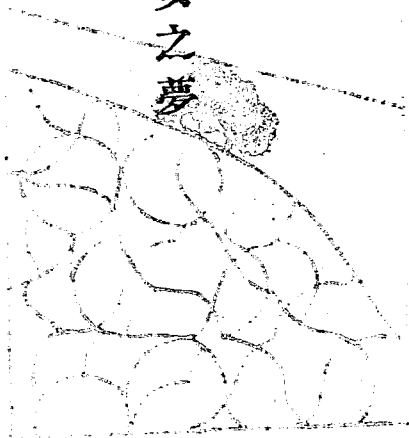
茫然地下了火車，很不能割捨似的回望了那我原座的車窗，但她並沒有伸首出來送我；我一時湧上了心坎的是：寂寞和孤獨。

太陽依舊放射着黃色的微光，淞滬火車早就向着前途開去了。我在江灣的馬路上，偶然抬頭望遠地，似乎那同車的少婦和她底僕人在前面。我驚疑放開脚步追上去。果然，我又看見那妖豔的女人了。然而，把那少婦和那少女相比，我却始終愛那少女的，因為那不知名的少女呵，她是柔媚而不妖豔。

夜的昏暗中，我從江灣搭原車回到了上海。我相思着那不知名的少女，也許這是永遠地單相思了。

一九二八年的寒冬，追記於日本東京。

少女之夢



一，

聖誕節近了，野枝隨着母親上大阪去。

一個雨夜，從K市到T京的急行列車照常地開駛着，野枝和她底母親是冒着風雨從鄉下來搭這火車了。車中很多，她們坐在一個角落裏。和她們對坐的是三個自異國來的青年，從那不純熟的日本語聽來，她們知道那是三個支那人呀。母親是從小就習慣了不喜歡支那人的，後來因

爲信仰基督耶穌的緣故，倒有幾分博愛的態度。可是，她始終覺得支那人的習慣不好，「愛做缺德的事總是支那人的特性吧？」她是這樣地相信着呢。至于女兒野枝呢，以她十八年來的經驗，她是很能了解支那人的，在K市，她就認識過支那的學生了。

從支那來日本的三個青年，已是第二次的旅行了，他們都是東京高等學校的一年級生，半年前才新從祖國的中學畢業出來，所以他們的日本語是帶有支那式的。他們又用祖國的語言詳記着野枝的姿態，時常以六隻眼睛向她們母女投射。這在野枝的心中，是起伏着一陣陣地微波了。

然而，她的母親，卻沒有甚麼異樣的感覺。起初是常和女兒閒話，以後就默默地下去。

二，

一年前，野枝在區市女子學校念書。也如母親的見解一個樣，以爲支那人是很壞的。教員在東洋史的講堂上，也常說支那人是最無用的民族連甚麼好處也沒有過的。從前日本是學過支那的，但是，學壞了，所以才改學西洋的。而且教員更說日本也有偉大的本來的文化呢！總之，看不起支那人是日本一般人的普通見解，野枝自然不會是例外。況且，她自己是在中等學校念書了，那些教授



們也都是同聲的蔑視支那人呀。可是就在這時候，剛才十七歲的她，她是和一個支那人發生戀愛了。

事情是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機會，由于文子的介紹，野枝是認識了支那的青年M。M是從小就離開祖國來到日本的，父親在K市設立洋行，是華僑中有名的富商。他們的原籍是支那的K省。支那人在海外經商的，K省籍算是最多了，無論在歐洲或是東方。所以K市也設立有華僑中學。M便是從華僑中學畢業後而升入日本國立大學的。一個境遇這麼良好的青年，富有青春絢爛的氣概。齒白唇紅，面目姣好，有使你一見面便能感到快樂的魔力。在K

市中，和那些醜惡的日本人比較起來，他是又柔美，又強健。他是二十歲了，顏面上都表現着男性美所特有的光輝，常在那異性的眼前閃爍。

一個春天，星期六下午後，地點是K公園。園的南面是依靠着一帶高岡，北面臨着日本海峽。園中的櫻花正在開放，迷醉得許多的日本男女入了春夢。這時節，是日本一般青年男女最富感情的一刻了。野枝和同學美子也到這兒來，看了久久的櫻花，看了各色各樣的遊人，醉了，或是倦了。拉着美子去望海，海是在脚下，一片的碧綠，一片的深沉；看不十分真陽光又恰恰暗下去。園邊是柵欄，

欄邊有排几，她們也就坐下了。這兒很清幽，遊人多在追逐熱鬧處或是醉臥於紅豔的櫻樹下了，所以沒有人來驚動野枝和美子。然而不很久，海的巨浪正在攻打脚下的岩石，野枝便感覺背後也有敵人來襲擊。回頭看，果然來了兩個人，好像是情侶，男的隨着女的在後走，走的方向是對着野枝自己的。野枝拉着美子離開了排几，來的就是同學文子和一個不相識的青年。一介紹便成了朋友，青年的姓名是M。M便是文子的哥哥，K市國立大學的三年級生了。年紀正是二十歲。一口日本話，真是說得又流利，又輕爽，態度又像日本人，不過丰神更高尙。十六歲的文子姑娘

，那M的同父異母（因為文子的母親是日本人）的妹妹，在野枝的心目中，顯然還不及她底哥哥的漂亮。

就是這個因緣呵，野枝便有幾分戀慕着M了。她覺得像M那樣的人材是在同國人所找不到的。不知怎樣的，一想到同國人的青年男子，她就覺得是太醜惡了，她不願向他們施與她的愛情。這在M一方面，自然也是愛着野枝的。野枝是年青和貌美，又多情，又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偏見。

時間是一天一天地過去了，已到那年的秋天，野枝和M的戀愛已經爛熟了。他們常常在一起商量訂婚的事情，

可是沒有良好的辦法。他們相信戀愛是超於一切的，超國家，超種族，超於任何狹小的觀念。他們是準備訂婚了，這在M的家庭是無可無不可的。可是，在野枝的母親呢，就絕端反對這回事。母親說自己年已衰老，只有這一個女兒，她不願意她嫁給外國人，而且她說女兒的年紀還輕，才不過十六歲多一點，訂婚的時期也還早。終於因了母親的反對，把野枝和M的婚約擱淺了。野枝自己很明白，一切都是母親的偏見，因為她根本不大高興支那人。「支那人都是不行的麼？」野枝常常這樣的去反對母親的話，然而拗執着的母親，是連基督教的博愛精神也打不破她底

偏見。

三，

野枝和M的分別，已經快到一年了。就在今年的初春，等不到三四月間櫻花的開放，M就要回中國。據說是他自己的生身母親病留在K省的鄉下，從省城的親眷處打了幾個電報，要M回去看一看和她別了十多年來的兒子。M是多情的，他愛野枝，他更愛自己的母親。他決心回國，他去辭別野枝了。

野枝的家在市中的一個高岡上，可以俯瞰三方面臨海和一市連接陸地的全個K市。M已經去過多次了。一天野

枝正在樓上溫習舊功課，M是來叩門了。野枝喜從樓上跑下來，母親笑着在開門。坐在十二舖席的樓下，最初大家談了一點平常話，後來M才很淒苦似的面帶着憂鬱，一長一短的告訴她們，以立刻離開日本的消息。

『立刻要走麼？』野枝的母親問：

『是的，不過，我還不想離開你們。』M說了，他望着野枝，野枝是有點哽咽了。又是，母親說：『是的，回國是需要的呀，一想到那慈愛的母親，衰老了，誰個人子願意棄之不顧呢？』母親說後很慨然。的確，她已深深地感到同情的悲哀。她近來對M也比較了解一些態度，對他

也很慈祥了。不過她還是贊成他和野枝做朋友，不必提起婚姻的事。

野枝急得只淚流，沒有一句話。母親知道一點兒女情，默然離開了他們，好像上樓有事去。野枝立刻撲到M的懷中，說了許多傷心的細語。最後是M說還要預備的行裝很麻煩，所以就匆匆地別去。

第二天，就是M出帆的日子，天是十分的晴美。野枝一人去送他，坐在上海丸的客廳裏，兩人心頭的滋味，又酸苦，又甜美。他們難捨得這別離，但他們又互相安慰說，這只是暫時的分手。他們相信愛情是永遠永遠的，不



斷的，愛情可以戰勝一切。

『是呵，戀愛，是征服一切的，如你的母親一樣就是宗教也不能打破國界和一切的偏見，然而我們的戀愛是打破一切的呀！來，我們慶祝一個永遠的勝利！』

最後M是很興奮說了。他們擁抱着，接了一個長長的吻。他們相約着「再見」，他們從淒悲變成了快樂。

上海丸上的送客鑼響了，野枝是不得已地才下了船。

紅綠的Map遙遙地牽連着野枝和M的手，一直牽連到他倆的心底。幾分鐘的時間的過去，M的身影便從野枝的眼前消失。離開碼頭回家時的手中尚持着Map的片段。

M回到祖國後，從他的來信中，野枝知道他的母親已死，他自己不久就從K省直接到爪哇經商去了。一年來，野枝也經過了一點變遷，她是在K市女校畢了業，以後就同母親遷居到鄉下一個小禮拜堂附近。

野枝是快到十九歲了。她依然留戀着M，爲M守着純真的愛情。但是，母親總想爲自己的女兒選擇一個同國人來做女婿的，可惜至今還未有中選者。平凡安靜的生涯，野枝是已在鄉下過去半年多了。

四，

已是十二月的下旬了，母親要上大阪去，所以野枝也

就同行。他們上那兒去，是到一個表親 T 君的家裏。母親的意思，這回的旅行，一面是去參預今年大阪的聖誕節，而一面又想去爲女兒找一個相當的配偶。因爲 T 君有一個兒子，是野枝的表兄，二十二歲的人，已在大學畢業了。所以她想親身去提議她們兒女間的婚約。並帶野枝去見面讓他們兒女間發生一點自然的感情。這算是母親的一番苦心。做女兒的野枝是很明白的不過野枝是立志守着 M 的，她知道 M 將來一定還要再來日本，她不會失望。

從鄉下來到 K 市本來天是放晴了的，然而海濱的氣候，總是變化太多，所以在傍晚時分，便下起細雨來了。

野枝和母親在市中辦完了一點小事情，到得車站時，已是午後六點多鐘了。天色很暗，雨也越下越大了。在待車室時就上了燈的。

終於坐上火車了，五分鐘就離開K市。雨是橫掃着車窗的，厚而堅硬的玻璃上，佈滿了一點一滴的水跡。車窗都是關上的，空氣很沉悶，而且過於熾熱了。野枝開窗，一陣風猛烈地吹入。母親說是太冷了，於是又關上。車中人很多，有的更抽着香煙來增加空氣的重濁。野枝悶極了，用眼光向四周望一望，現出厭惡的神情。無意間，她底目光和着三個對坐的支那學生接觸了。他有種異

樣的感覺；好像是初次在K公園和M見面時的情態一個樣子。她低下頭想起了許多的過去。好像M和自己分手的情景，就在眼前。『是的！愛情是可以戰勝一切的！甚麼國界和民族的限制都不能把我們如何的。』她似乎想起M臨別時的話了。

夢一般憧憬，使她感到了無限的快樂；但，同時似又把握了空虛的悲哀。她底心房在戰抖，臉就發紅了，紅得像是桃花樣。她相思着自己的情人，那另一個可愛的支那學生。她此時有些怨恨母親，怨恨她底偏見。雖說儘是夢一般地幻想着自己和M未來的快樂和幸福，然而她也想

及好夢難圓時的苦惱。她今天是特別地感到自己的命運的不幸了。一個已是將過十九歲的女兒，她自己還不覺悟到失戀的苦惱嗎？是啊，她是深長地思想下去。她還不知道命運要決定她的將來是如何的呀！雖然這時母親還在絮絮地向她閒話着。她是幾乎未有聽懂一句話的。

幾點鐘過去了，她是伴作在睡眠，斜倚列坐合上眼。母親在旁邊，也像倦乏不堪了，只是默默地。

野枝悶得頭昏了，起身理了一下頭前的短髮，拍一拍身上灰色呢外衣上的煤灰。又重行開了一回窗。風雨也停了。她探首窗外望了望黑暗的長空。大阪已經要到了，遠

遠地火車站前的燈光也可隱約看見了。

火車停在叫賣聲和木屐聲裏，野枝伴着她底母親在大阪下車。回頭望，她分明看見了那三個支那學生在目送着自己。三分鐘後，載着三個支那學生去東京的急行車又在向前移動了。





異國情調

一，

門外的風雪正大，全日本島都充滿了冷的空氣。時候又是夜中十二點有多了。C大學寄宿舍中的電火照例的熄滅之後，幾個從中國去的窮留學生，都已擁被高眠，只有他蜀風還獨自倚着火爐呆坐。室中雖然黑暗，好在爐火的餘燼，尙足以反映出人的模糊的身影。夜是靜極了，除了那外面的寒風的哀叫。他是深思着，深思着剛才朋友們所講雪夜的故事。然而，一轉念間，他又想到自己過去的

和近來的生涯了。

耶穌聖誕節才過了幾天，接着一九二九的新年也過去了。這荒島上仍舊是十分淒涼呀，沒有一點兒陽春的意味。雖說是日頭朝起便掛上了櫻花樹的枯枝許多，人家的門前又襯着幾株松針的長青色，晚霞的光燦，又常出現在薄暮的天邊與海濱相接。從高架電車的窗口望去，有說不出和不能描畫的使人沉醉的快感。然而，一遇到幾陣從北海道方面吹來的寒風，刮起了地上粒粒的沙子，打上了街頭的電車和人家的門窗，于是人心中，却不免有着不快之感了。更甚者，是一想到隨風過後而飛來的雪花，那不像

飛絮而恰似食鹽的雪花，則快感與不快之感，便同時在心中起了波濤。因為這很容易使人感到下雪時候的快樂和雪後的清寒呀。這在兒時便喜看雪景而又怯冷的他。特別是一種異樣的感覺呵。

他心想：——兒時的生活，是在鄉村中過去的。因為生長在故國的南部，地帶很溫和，不過下雪的時候總常有。小孩子的心情，一看見下雨了，屋前或屋後的流水成渠，便忙着脫鞋，戴上竹葉的斗笠，赤足下水了。就算是母親的叱罵也不顧了。若更碰着下雪壓，簡直是赤頭赤足地在雪中行走。鄰居的小朋友走來時，三三五五的，各自去撥

雪，不久便會造成一個雪人的，雪愈下得多愈好，說不定幾個偉大的雪人就從我們的手中產出了。等到積雪消融，孩子們又忙著溜冰的遊戲。然而，這在我不大有興趣的；一則胆太小，怕滑倒；二則母親死得太早了，他成爲了一個怯懦的弱者。

自從母親的死，他便成了怯懦的孤獨的人。雖說是母親生前便爲他訂下一門親，後來終於依了她的意旨而結婚，然而，他的心裏的淒涼，他的孤獨的空虛之感，但至今尙不能屏去的。爲了和那一個陌生人結婚，那沒有愛情的苦病，也儘夠做成埋怨亡母的唯一理由了。不過，他能

這樣做麼？爲了紀念亡母，這理由，反而，成爲了他倆的夫婦關係的保障了。他至今雖然不愛他的女人，然而爲了母親，的確是爲了親愛的亡母！却持有了不願離婚的理由。至少，他的意思是如此：他願犧牲異性間的幸福，他希望永久成爲自己的女人的名義上的丈夫，她也成爲自己名義上的妻罷！

——父親的責難和親戚朋友的非議，他是六年前就逃出家庭了喲！臨行時，繼母的潑罵，父親的追捕，和妻的啜泣，盈盈地還在目前。然而，他是何等的殘忍呵，他去了，——離開了鄉里，流浪幾千里，幾萬里，萬里外，也有

人知道我的消息，父親和繼母的責罵結句是：願他死在外面。可是，滿了悲哀的妻的來書，却要他忍氣吞聲地回去。回去麼？他不僅不願，而且連一封回信也沒有。唉，可憐的妻，爲了亡母的紀念，永遠做着名義的夫妻罷！

！——是去年的春天，收到一個親戚的來信，知道父親新死，妻回到娘家住去了。可是，這殘忍的他呵，只有心底的淒楚、流不出一絲兒的眼淚。甚麼親子的愛，兩性的愛，這在失去了人性的他底心中，只有漠然呵，一切均是漠然吧！

——父親死了，六年來的家庭狀況究竟怎樣了呢？他每當這樣想的時候，起了回家的念頭。而且，他又想到在外幾年中的必無寄託而常常受人白眼的的生活，真的想要回家了。然而，未來的糾紛，和許多的恐怖，又呈獻在眼前。他不能歸去，他沒有歸去的勇氣呀！

——不是爲了忘去過往的苦痛才跑來這荒島的麼？然而，人的記憶是可咀咒的！你需要的智慧，却常常遺忘；而你不忍回味的往事，却明白地在複演。他雖然逃出了家庭，逃出了故園，然而……



朝陽透入 C 大學宿舍樓上第二號的玻璃窗了，蜀風才從睡夢中醒來。只覺得腦子十分疼痛。怕是爲了昨夜過于深思的原故吧？他心想。

同寢室的兩個朋友都起身了，他也就匆忙地下床。推窗一望，天地成爲了銀白色的世界。

天氣雖然是很冷了。可是，窗子是向南面開的，還不能承受到晨風最大的恩惠。他迷惘地立在窗前，忘了下樓去梳洗。他是在靜觀這日本島的雪景了。這一回的下雪，在今年還算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元旦的午後，但下得很小。所以、在蜀風的眼中看來，覺得很有趣，引起了異樣

的快感。

蜀風之來到日本島，算起來，只不過一月零幾天。因為言語不通和習慣的殊異，他在一上長崎海岸的時候，便感受到異國的情調了。他初到這島上來，的確有一個時期使他十分懷念故國，所以當時自己是很失悔這回出遊的孟浪。然而住久了，他的銳敏的感覺也變做遲鈍了。誠如他的小弟弟自故鄉來信所說：「住久了便好了。是麼？住久了便好了。真的，他如今已不大想折回故國了呵。他現在是在 C 大學補習外國語，準備多讀一點有名的文學和社會學的作品。他不想正式入 C 大學或其他學校的，因為這

在事實上不可能，原因是沒有學費。雖說是他已掛名叫做留學生了，然而，博得一切頭銜的野心却是沒有的。這從他的表面觀察是如此的，他平常對同校的朋友也是這樣講，至于他的內心的祕密是否如此呢？那就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的了。不過是同居的M和L兩人却略略知道他的一點身世的，因為他在國內的思想和行動，他們都知道了。雖然對於他是如此的模糊，如此的不十分了解，所以在這兒不能不來提及M和L和他近來的關係。

最初認識M和L，是他進校的第二天，因為同一個寢室的原故，他們實在有互相認識之必要。M是S省的人，

L則是C省，但他們生長的鄉土是很接近的，所以感情上都比較親密了。在國外來，只要是同國人，相見了，似乎總較和異國人相見要親熱些的。何況他們還有特別的鄉土之誼呢？就是這樣，他們三個人便做着了好朋友。可是，他們都很窮，雖然現在的日本的生活程度已及不歐戰剛剛過去時的昂貴，但他們的生活，是「一班冗員的生活」呀！蜀風在這兒雖然不是望放國政府，接濟經濟的，然而M和L則的確是依靠官費留學的呢。就在這樣的情況中，蜀風的爲人，便爲同居的M和L所稍稍了解了。蜀風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一個社會主義者。M和L呢，不談思

想，專門研究文學。據說中國政府就需要這樣的人，他們已領過兩三年的留學津貼了呢。

蜀風近來的生活，白天是上課，晚上多半是和M.L.兩人閒談。每一次談話的結果，總是在女人身上。這倒是見慣不怪的事了。這幾年來，他所遇着的集會，差不多不談到性的上去的就很少，國內的青年是如此，而留學生中，又何嘗不是一樣的呢？特別是在這島國中，肉的引誘也太誇張了，無怪乎男性的苦悶，已成爲日本留學生的普遍症狀了。雖說是弄一個日本女人，那是很容易到手的，然而，也有難于滿足慾望的困難。蜀風是把性的苦悶從中國

帶到這日本島來的，他比較同居的M和L更有難言之苦。他們昨天晚上圍爐說罷雪夜的故事之後，又說到女人的身上時，他確實起了無限的感觸。所以今天起床，他的腦子還在疼痛。一直到了靜立在窗前望着美麗的雪景的頃刻，精神才清爽了許多。

三，

沒有刮風。天空覆蓋着灰白的流雲，人家屋頂和樹枝上的積雪還未消去多少。只是馬路上用了人工的力量僅存着積雪的餘痕。看不着早晨見過的太陽，時候自然是在傍晚了。蜀風和M正步行在哈刺町上。光滑的馬路，散步是

最適宜的了，所以他們連電車也不要坐。雖然離目的地還是很遠很遠。

『今晚該有夜市罷？』

『想未有的。』

蜀風和 m 並着肩，互相問答着，向那有名的 Sakamachi 夜市走去。

天光漸漸的模糊，並且，覆上夜的面紗了。燈光紅綠中，夜市便呈獻在當前。

夜市中，有的是廉價的商品，擁擠着貪圖便宜的男女，這兒往來的人，總是女人多，無意間，你可以很暫時

的擁抱着一個肥白的婦人或是輕紅的少女。同行的M就有這經驗，他告訴過蜀風，說曾經有下列的故事：

也是一個夜市，地點就在 *Sakuraguchi* 人很多，女人更不少，于是他故意在人叢中緩緩地走過，剛巧自己擁擠到一個少女的面前，他不自覺地把她抱着了。女的抬着頭，紅潮的面孔却報以一笑，這才使M難為情起來，接着就匆匆地走過去了。走過去，又走不遠，許多人圍着一個夜攤，攤主人出了一個難題要觀衆去對答，以較一勝負，於是M便勇敢上前，占了勝利。不期然，剛才被他所擁抱過的那少女，却走來和他攀談了，原來江戶兒（註一）的女子是



極端崇拜英雄的。於是，他們後來就做了異國的朋友。……這故事，在蜀風聽來，很有趣，他感到日本女人的特有的情調了。可惜，在那七級階的百貨商店和繁榮的夜市中，他總還未有一回像M君一樣的好運。

又走到這夜市中來了，因為是多于一次以上的原故，蜀風知道夜市的街頭，有日本戲館，有影戲院，而且，還有不少的妓院。妓院的門前，堆着三堆精鹽，是一種迷信和記號。人走過，可以聽見「來呀，來呀」的呼聲。那是有好幾分刺耳的。

他和M走過許多地方了，M是老日本了，告訴了他許

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可是，遊遍了這夜市，還不到八點鐘，雖說是往來的人正多，好像遊興正濃，然而他們却感到無聊了，特別是他自己，很失意似的口問着心！「何以得不到一回奇遇呢？」

走過了一個遊藝場，M提議看遊藝，于是他便爭先着買票入場。可是，席地而坐，已坐得腿酸腰痛了，戲台上面還老不過是講「落語」或是「安來節」之類的歌唱，就是，一兩個漂亮的藝妓也沒見有出場的——於是他們又無聊地跑了出來。走上一個咖啡館了。

在咖啡館中出來，正是十點鐘。M摸着鏢看了一陣，

還不想回學校去，於是他們慢慢地從一個小巷中走過。他走前面，M跟着在後頭。

夜深到十點鐘了，有一個人家的門前，電光還是明亮地照着。

『伊拉蟹……！伊拉蟹！』（註二）

『伊拉蟹……！』

一兩聲這樣的聲音，因為聽過不止一次了，所以這在大懂日本話的他，也能很敏捷地聽出是甚麼意思的。他有這異常的感覺，心兒在震動。回頭去看M的時候，M却笑着哩。同時，並用中國話問他去不去玩一會？他有點難

爲情了，他想去，然而他又想到那難堪的應付，以及許多道德上的問題。可是，M却不由他自由的思索，一聲「去吧！」便拖他進了那家的大門。

又是羞慚，又多顧慮的他，這時也放出男子固有的氣概來了，很興奮地在挑選着姑娘們的像片。雖然逛妓院在他還是第一次，然而那老成持重的樣子，却令M也有點驚異了。最後，是他們各人選了一個中意的，脫了腳下的皮鞋走上樓去。

他被招待在一個六鋪蓆的屋子裏，中間陳設極簡單，不久，鴉母引着一個二十左右的姑娘出來，他們一男一

女，便很不客氣的假傍着席地而坐。

『貴姓呢？』

『我叫做三郎。』

『從那兒來？』

『就在本鄉，你就芳子姑娘嗎？』

『是呢！』

芳子一面回答着，同時用她的媚眼瞟了過去，似乎是在打量他的身材。

一陣脂粉氣的襲來，他的神經有些緊張了，全身發着火一樣的灼熱，黃瘦而帶憂鬱的面龐，襯着一雙赤紅的眼

睛。接着兩手就很自然地活動起來，做了各種的手勢。而女的呢，衣着道袍似的服裝，高聳着形式特別的雲鬢。那半凋零了的被許多男人蹂躪過的青春的面孔，滿撲着脂粉；只斜媚的秋波還呈着天然的姿態。憑了秋波的轉動，女的是隨着這男的動作着的手勢倒在他底懷中了。

他輕輕地抱着芳子姑娘親吻着，好像沉醉在咖啡裏；那不是醉，只不過一種憧憬（神往）吧？他心裏很明白，他在幻想這異國姑娘之所以不同于故國女人的異味。

一席簡單的鋪陳上，他是盡量地去享受這那六年多未有經過的女人的肉味，面前的裸露的女身，他覺得比那在

浴堂中偷看浴後美人的滋味好多了。他想着，他便緊緊地抱着了那恣情獻媚的她，如像要把兩個的靈魂與肉體合而爲一。

兩點多鐘以後，他和M才從送客者，「阿里額託」註三）的聲中走出妓院的大門。一陣夜深的冷風從面前掠過來，他們不約而同的打了一個寒噤。尤其是是蜀風，他深深地感到雪後的清寒了。

四，

日本島下第三次雪了。時候是緊接着第二次的。又是在夜間他和M都圍坐在火爐的旁邊。閒話是照例的開始

了，只有他老是沉默着。

『爲甚麼呢？』

『沒有甚麼！』

『還想再到夜市去麼？』

『不，我正後悔着那晚上的事呢！』

M是調笑似的問他，他是老實地在回答了。L却插口道：

『那有甚麼關係呢？我才後悔哩，後悔那一次沒有和你們同去。』

接着就是L的笑聲，而M的臉上也放下了欣欣然的喜



色。然而他更是沉默着了。他知道他倆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

夜深了，門外又滿了風雪，很有幾分奇冷，M和L都已睡去，他便趁着電光未滅的時間，在書案上移動了鋼筆。

\* \* \* \* \*

弟弟！親愛的，我是犯罪了呵，然而我很後悔。因為這兒沒有一個可以訴說的朋友，所以向着你說了；而且，你是知道我的身世最詳的，或許你能對於我的犯罪加以同情吧！

告訴你，我近來的生活是太枯窘了，對於女人，陷於

一種肉慾的苦悶，所以有一天的晚上，我竟自實行犯罪了。一個年青的日本女人的肉體和我的肉體接合了，那便是我犯罪的證據。雖說是沒有得着甚麼性病，但，太對不住自己的良心了。這幾年來，離開了家庭，我是未和任何一個女人接合過的，雖是機會儘有。呃，弟弟，我真對不起我的女人，我要她做我名義的夫妻，總應該對她忠實，要我不再和第二個女人發生關係才對呀！然而，我竟犯罪了！我真墮落！

記得是在S埠那樣的環境，賣春婦的肉的引誘和新小姐們的愛情式的欺騙，我也不僅碰到一次了，然而我還能

保持我的真操，我不爲一切的感情所動。雖說是性的苦悶常常會發生，然而我有堅強的禁慾的力量，可是呀，一到了這地方，我就不能自持了，我墮落了。這倒不是人格問題，只是我的良心的墮落，我從前不理我的女人，卽算是一封信也沒有寄過回去，但我自信很對得住她，因爲我沒有愛過第二個女人，也未和第二個女人發生性的關係。

現在，我才覺得妻的可憐了，舊禮教的束縛，她不能如我一樣的自由。我儘可以在外做着許多對不住她的事情，然而她呢，她就是這樣的做着我名義的妻麼？呃，弟弟，我是爲紀念亡母才不願和她離婚的，而她呢，怕是爲了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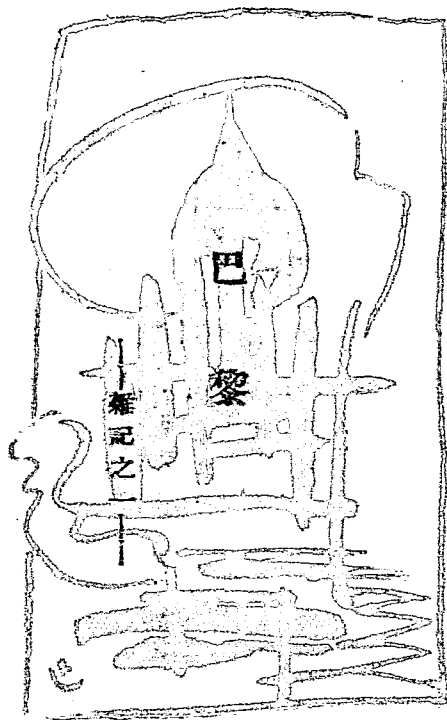
禮教的限制才不願和我離絕的吧？說起來這真是一幕悲劇！我心靈上的衝突已有好幾年了，我不知道未來還有多少大變亂！弟弟看我這犯罪的人……

（註一）江滙是日本地名這兒的人是能耐苦做大事的。

（註二）日本語即「來呀的意思。」

（註三）日本語多謝之意。

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在東京



我在大學畢業那一年，也就下了決心要到巴黎去。巴黎是一塊好地方呵！在其間，可以研究學問，可以學習革命；這都爲歷史的事實所證明了的。而且，去巴黎的人底心情，就像中國歷史上的詩人之喜歡去向西蜀旅行一樣。西蜀有峨眉之秀，劍閣之雄和瞿塘之險，那是多麼足以挑惹詩人底「煙士批里純」喲，可是，巴黎呢，那自然是有彼の偉大吧？

儘管說巴黎是繁華而又污濁的都市，是罪惡的淵藪；

然而那總不能打破我這未去經驗過來的人的夢想，巴黎呵，  
彼是常在我底意識中旋繞着喇！

兩年前，正終止了我的大學生涯，而走入人間社會。  
高潔和素樸的心靈，驅使我有向上學問的慾求。可是，  
經濟的困難，和阿叔幾次來信的斥罵，於是就被迫着「餬  
口四方」了。

依照阿叔的意思，我是累了家庭十餘年，年年都在讀  
書。大學畢業了，還要長此牽累下去嗎？不做一點事情來  
回報家庭嗎？可羞呵！

然而，我是反抗着，我要到巴黎去。我開始積蓄金錢，

我想以自己謀生的餘錢，一點一滴的來積蓄，希望能實現後來去到巴黎的夢想。

於是，我走到繁華的城市，經過了各色畸形的生活。然而，直到去年的秋天，依然是兩手空空。人是頹唐了，學問早已荒疏。眼看見遠游巴黎的好夢成空了。我當時是在悲泣，在呻吟，很無聊地才度過了涼秋九月。

十月了，得到一個意外的資助，我才好像被解放了似的匆匆離開中國。離開中國了，我是應該去向夢中的巴黎呵。可是，終因為經濟的能力不大充分，所以才來到這日本。



在日本，無端的打擊發生了，幾乎使我非回故國不可了呢。然而，我是願意死在海外的呵，我依然不回中國。誰知道，現在我會有去到巴黎的可能呢？這真是人事之難逆料。

我現在是準備齊妥直接由東京去巴黎。我要坐的是火車，往西比利亞經過，十五天就可到我所夢想的地方。然而，一想到要更遠離了國內的朋友，心中又十分難過啦！我想起了那不能同我一道赴法的也渠，我底一個親愛的弟弟。於是，往事就很快地在腦膜重現了，影戲般地。前年的榴花時節，我在S埠認識了也渠。他是一個天

真無邪的小朋友，那時，他是十四歲，現在已經十六歲了。我很愛他，兩年來，做着我底唯一可愛的朋友。我是他底哥哥，年紀要大十來歲。雖說是這樣，然而性情和志趣很相投，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夠維持那永久的友誼。

我常常想着去巴黎，曾對渠說：『我們一道去？』他真高興呢。可惜他在高級中學未畢業，至今還沒有準備國外留學的條件。然而，我是如何熱望着他能和我一道遠游呵！

記得是去年的初秋，也渠寄宿在Y鎮T大學裏。一天，他來S埠玩了半日，要我同到他的住所去。他是這樣說：

『上海不好玩，你同我去Y鎮不好麼？』

『好的，我就順便送你回去吧？』

天氣還是很熱燥地，雖說過了六月，一些涼風也沒有。

一點多鐘的電車和火車才把我們送到了Y鎮。

Y鎮臨在黃浦江邊，也可以說是挨近黃海了，許多有錢的人家在那兒建築了別墅，不僅風景清幽，大有詩意，而且，足供資產階級往來消夏的呵！

在Y鎮的市中，也運買了止渴的西瓜和香煙之類，我們就一同進了T大學。

大學的四面都是野田，門前繞着一帶的小河。我們從

小橋上走過，河水清澈得照出了也渠和我的雙影。

大學的建築是德國式的洋房，不整齊地豎立在那廣漠的草坪裏。北邊一帶的房屋是講堂和實驗室，西邊的就是寄宿舍。南邊區畫着中西合璧的學校園，此外，便是讓那各種運動場來占據了地位。

規模宏大的宿舍，雖說只有三階的高度，然而已勝過日本大公司的五階洋樓了。也渠就借住在這清潔的宿舍裏。是在三階的樓上，占最末的一間。同住的朋友是作了西湖之游，所以很清靜。

已是下午的三點多鐘了。初秋的陽光漸漸收縮了牠的

熱力，接着就是一陣清風的徐來。我和也渠都斜倚在樓窗上。

遠望窗外的藍天，又俯看樓下的青草地上生長着高等植物；一遍都是綠翠陰澀，看不出牠們的未來的衰老的命運。

和也渠靜默地倚着窗口，很久了，我才感到乏倦似的帶着沉滯的雙足走向一架鋼絲床，身子是無意識地倒下了。也渠回頭就到書棹前，開了熱水瓶，爲我調沖一杯 Lemon 水來。接着，他也來到床上倒臥着了。

我們輕微地談着話，一點也感覺不到炎熱。夕陽的光

輝已經暗淡下去，屋子裏已沒有以前的明朗。也渠就起身邀我出門去。

在館子裏晚餐之後，我們仍到回校裏。慢慢地踱到學校園了。園的左隅傍着流水，只是隔了一層竹籬。我和也渠同坐在紫藤花棚下的長檯上，夜幕已經放下了。靜寂地，連對正的人面也看不清楚，只顯現模糊的黑影。我輕輕地牽了也渠的右手，笑談着回到了宿舍。心裏的感覺是輕快地，好像四周的存體都很可愛。真的，我一時是充滿了孩子似的心情。

上弦月是排上林梢了；可是，從宿舍的窗口望去，這

景色便有些不大真實了，因為我們的樓窗是高於那些低小的叢林的呵。我覺得一灣新月是在我們的頭上，正斜掛在樓房的一角。

我和也渠却倚立在窗口閒話，好像幾個鐘頭以前的模樣。夜景是清幽極了，我感到在繁擾的都市裏所永遠尋不到一種鄉村風味。這異樣的情調中，我和也渠的談話轉移到求學問題一方而去了。

『弟弟，我要到日本去呢。』

『甚麼時候？』

『就在一二月內呀。』

『你從前不是說要去巴黎麼？』

『真的，我想同你一道走呀！』

『自然我很願意。不過，我的家庭……』

『有甚麼要呢？我可以爲你設法的，在經濟方面。』

『那有些不好呢，而且中學也未畢業。』

『是呀，就是爲了這一點，所以我要到日本。』

『那嗎，你不到巴黎去麼？』

『到巴黎，是的，那要在等你的高中畢業以後呀。我如今光去日本住兩年。以後，我們就可同去巴黎了。不是嗎？而且，我一定要你的梅哥也同去呢。』



『這樣真好呢，B哥！』

也渠的神經興奮着似乎感到了前途無限的光明和快樂。其實，我當時的心境又何嘗不是同樣的啊？

『那嗎B哥！我是專門學農的啊！』

『不祇你我也學農呢，不過是要同時治文學的。』

話是愈說愈多了，而且都是在談論着各人自己的志氣和一切的希望。人生的快樂，就是在抱了滿懷的希望沒有達到以前。也渠的小孩子的心情，那種過度緊張的愉快的心情是使我歡喜得要流淚了。我是人間的經驗比他更多我知道快樂的極處就是苦痛。我比他更能感到人生的空虛和

落漠。

夜是靜極了，只有秋虫清脆的鳴聲唱和着我們的談話。也渠老是在指畫着未來的遠景，好像一幅一幅的快樂圖就在眼前。他在沉思，有時又露出那微笑和可愛的話語。就在那電火和星月的光交映着的窗前，我們緊緊地握着了雙手。

窗外的夜風來了，我才第一次感到幾分秋意。『秋夜畢竟比夏夜涼爽啊！』我一想到此，腦子才敏活了許多，同時很突然地又想到那是舊歷年的乞巧節。『，今晚是七夕呢，是牛郎織女相會在天河的良夜啊！』我幾乎如此

地叫了出來。可是，一看見身邊的也渠，我却默爾而息了。我不好意思把這故事向也渠說，也許他是知道的吧？可是，這多麼難爲情呢？我和也渠近來的親密，已很有點像情人之於情人似的。至少在我個人，我是太感情了啊！我要避免這些的嫌疑，我不願做出兒女的情態。我早就是把也渠當做親弟弟一樣看待，我並不認爲這是甚變態的戀愛的，所以我敢於自信可以作他永久的忠正的朋友。我尊重他，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喜歡得着一個如也渠一樣的親如手足的朋友呢！這樣想下去，我抬頭望了星光閃爍的天河。

天空是那樣的晴美，似乎看不見白雲的飛揚。虫聲唧

唧，和冷風陣陣的襲來，我們才離開了窗前。

人已睡在床上。也渠還把顏面倒着，向我底左耳細語着。

『我是在做夢啊，不知這個夢在將來是麼樣的呢？』

這樣刺耳的話傳到我底腦子時，我說了：

『弟弟！人生根本就是一個夢。不過這巴黎夢是可能實現的哩！』

『呵，巴黎夢，真好！』

『好麼？我以後就要寫一篇巴黎夢來敘述我們的談話呢。而且我要把它寫成一篇小說。』

『是呵，我希望你能早一些時間寫出。我希望我們的巴夢做得圓滿一點。』

『不要太興奮了吧！我們靜心睡覺好了。』

『是呵！……………』

也渠把他底回聲拖長了一頃刻。接着就真的安心睡覺了。電火是閉了的，只窗門沒有關上，外面的夜風輕微地吹動着我們的帳幔。從那窗外，我覺得星月的光輝依然在夜的宇宙中閃耀，好像一點也沒有被烏雲障翳。

乞巧節過後不到三個月，我就離開中國而來到這日本

來了。也渠的消息，於我是有了一個很久的隔絕。他底梅哥呢，又離不開愛人底懷裏。祇有我呵，讓我這零餘者獨自走上巴黎的旅途。

一九二九年，二月，在東京。

政變的一幕

尼羅村的大騷亂已經過去數月了，猶如暴風雨之後一樣，天氣十分晴明。曾經逃亡在外的農人們，也各自回了鄉土，很勤勉的在刻苦的工作，希望着有一個補救禍災的豐年到臨。高原上，大麥正開放玉秀的花穗，隨了和風在搖曳；青一色的水田，禾稼也長成了，宛如低小的叢林。水鳥潛藏在下面，高叫出等……等的聲音。很像往年的情狀，有幾個獵人持着鳥銃從這裏經過。



一個鳧鳥從水田飛出——，接着就是一兩聲「砰砰」的鎗響。許多農人都暫時停止工作了，遠在對山上的阿李也從麥隴中驚起。

這聲音之於阿李，有一種特別的異樣的感覺。因為他一聽見鎗聲，思想便回復到幾個月以前的生活了。

## 二

那是去年的冬天，情況是很荒涼落漠了。尼羅村的人民，還在封建軍閥的統治之下，然而，革命軍的狂潮，却時時推湧到他們的心上。他們希望的是新來的支配者，比從前的好，大家能夠平安的做工吃飯，他的沒有多的奢

望。比如阿李吧，只不過是希望能夠把自己從小的佃農變爲一個大的佃農罷了。甚麼革命和政府，他想，那是不關自己的事。

真如他們所希望，在去年的寒冬將盡，革命軍居然進占K省了，尼羅村是屬於K省的，離省城也最近，從前是官道必經之處，如今已改建成平坦的馬路。

革命軍統治下的K省，組織了所謂農工的政府。新法令公布出來的一天，農人們真高興得手舞足蹈了。各縣城的鄉村，組織了合作社和農民協會，大家正做着自由解放的新夢。而且，政府又高唱着：『農民解放是農民自己

的事，所以要自己起來』的標語和口號。因此，縣城的農民協會雖然是由少數的有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有智識者在包辦，而區農民協會呢，就讓農民自己來組織。尼羅村的阿李，他不是屬於地主階級的，所以就輕便的被選爲這村裏的農民協會的執行委員了。

阿李被選爲尼羅村中區農民協會的執行委員那一天的早晨，他起身得特別早。從兩間茅屋的小窗外射進來的晨光，十分的昏黃，恍如頭一天的傍晚時分。氣候很嚴寒，他僵腳僵手的下床時，唯一的親人的妻，從睡夢中驚醒。

『天還未亮呀！』妻從被窩裏露出了惺忪的睡眠。

『有重大的事情呢。你快起來吧！』那是村中市集的會期，又是政府叫人民開會來選舉農會委員的日子，所以他覺得事情實在太重大了。可是，妻仍然癩癩的臥着，她覺得過去幾個鐘頭的睡眠，委實太不夠了。白日裏，除了上山和丈夫共同種地之外，回家要炊飯，喂豬，和做其他的瑣事。夜來在燈下，又要做那不可避免的縫紉。她想，自己便是永遠做農人的妻，過着這樣苦的一生麼？他想反抗。然而，當他用粗大的手並全身的力壓在被窩上，很親切地叫她起身的時候，她的心又馴伏得像羔羊一樣了。

阿李離開了妻，從他的茅屋裏早飯後出來，天色才漸

漸的明亮。輕微地霜風刮上他臉龐，破舊的棉襖中，透露了絲絲的寒意，直從腰圍冷到了背心。然而，耐苦耐寒成了習慣的他，也感不到那冬天是特別以難堪的殘酷，來對自己及其同境遇的人。

終於市集上的人頭擠滿了，阿李和他平素相好的一些朋友都會見了。而政府命令召集的全村農民大會，就在一個古老的寺觀內的廣場上正式舉行。政府委來了籌備農會的特派員，監督着大家的選舉，結果舉出了七個執行委員，而阿李是被一些平素相信他爲誠實公正的人們推選爲執行委員之一了。就是他的地主王四大人的選票，也是投

他的名字。本來，在四大人的心中，是想自己出來，或使親信的人來包辦這個團體的。然而政府的命令却又限制了地主和紳士階級的被選舉權。

### 三、

尼羅村裏的區農民協會終於成立了。阿李便有不少的時間銷磨在革命裏。這革命的意義，便是農民的團結和聯合，一致向地主階級進攻，所以後來他們便喊出了「土地回歸農民」的口號。並且，在行爲上的表現，許多的地主都在「土豪劣紳」的罪名下被鼓打着了。而阿李的主人王四大人，也就是其中的一個。說是大人，其實年紀不過二

十三四歲的王宗世，身體真衰弱得像老人一樣瘦小的面孔，是帶着灰白色，雖然滿身著上了羅綺，也掩藏不了他的暮氣。反而，使人見了就知道他是度着三妻四妾和煙酒嫖賭的沉悶生活的。的確，他已有着三位尊夫人了，而且，還有更多的地主階級應有的表現。

可是，時代變了，K省是通過革命的進程了。無產者的飛躍，便是有產階級的沒落，不僅是沒落，而且他們都變成罪人了哪。由於平素仇視四大人者的控告，於是農民協會的糾察隊便把四大人驅逐出境了，並把他的倉米搬運出來，散給了一些平民。自然，這時阿李是親眼看見的，

而且也親身參加過這運動。

革命的風潮一天比一天緊張了，阿李像瘋狂了一樣地在參加運動。雖說當時也有人勸他不要去受共產黨的利用，然而並不退縮。實在，他始終還不明白「共產」是甚麼意義。他努力地工作，每天早晨便離開妻，讓妻獨自一人上山去耕種，而他則在農民協會盡自己的職責了。

然而，革命的時代是怎樣容易的便過去了呵！他不知道，他有點迷茫，他聽到了許多不祥的消息。說是剛才在慶祝革命的成功吧？時候正是新年，春天已經回來，郊原的野草也滋生了，枯枝上的顏色也許就要新鮮吧？可是，



Y省的省城，却有了大大的政變。說是反革命和革命的鬥爭起了。果然，還不到新年的上元節，尼羅村也聽見鎗聲了呢。

這一回政變的結果，Y省的統治者，仍是屬於革命軍的。但各處農工團體都被取消了。雖說是尼羅村的農民協會也和其他的農會聯合去反抗過政府的命令。也許就是爲了這理由，這尼羅村裏便演成了一幕大大的悲劇。

人都說尼羅村是共產黨的天下，謠言似乎早超越了事實。所以這村裏的地主和紳士階級們都已逃亡在外了。果然，當Y省城的政變之後，許多共產黨往省城脫逃了。而

尼羅村的農協會和其他組織却居然反抗起來。就在今年一月的最後幾天，省城的革命軍是進逼着這個村子了，殘酷的鎗聲中，果然有些共產黨燒殺了不少的屋子和人民。經過了一天多的紛亂，村裏才算安靜了，可是，革命軍又來挨門挨戶的清查共產餘黨。人看見，許多的無辜的人民也遭了不白之冤咧。那四大人的佃戶阿李，就是也在這樣的鎗林彈雨中逃出了尼羅村的。

革命和反革命都是一個暴風雨呵！牠使自來平靜的尼羅村經了幾個月的紛亂，死了不少的人民，而且，還被迫着一些窮苦人逃亡在外。革命是如像這樣的下去，誰願意

再來革命呢？那識字不多而並沒有多少知識的青年農夫阿李，也深深地感到這個了。真的，尼羅村中的人，誰也有了這樣的感覺，而且覺得革命軍和共產黨都是一樣地欺騙了他們的。

#### 四、

尼羅村的事變過去之後，一切都平靜了。那些逃亡在外的農民和地主，都回了家裏。王四大人是很傷心了，覺得自己是被了奴隸的欺，他決心復仇。當他回家的第二天，便凶狠地帶了幾人去到阿李的家裏，他是阿李的主人，所以他的兩家，距離很近。

兩間低小的茅屋，破舊不堪了，過去幾天連綿的春雨，已把屋的土牆溼壞了，太陽一出來，蒸發着一陣陣的潮氣。阿李的妻正在門前晒着太陽，心情不消說是萬分的淒苦。她也和自己的丈夫一樣，希望革命能給自己一點兒的好處，避免這惡劣的命運。然而，誰能知道，窮人的結果就是這樣了。她正想着逃走了的丈夫不知怎樣下落的時候，四大人的兵馬便到了。時間還很早，不過早晨九點鐘。四大人便指揮着來人把這家包圍了。等到他親身出馬，跑到屋前時，一眼便看見了阿李的妻在門外。

『喂，你的丈夫在那裏？』

『出門去了。四大人幾時回來的呢？』

『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請坐一下吧！』

『人來！先把這個娼婦細起來！』

『呵呀！』

阿李的妻呼救聲中，鄰人都來看熱鬧了，而四大人兵馬已在這茅屋中搜巡一過。結果是當着衆鄰居把這女人痛打一回，要她招供出丈夫的所在。可是，女人的珠淚流盡了，也只能說自己的丈夫在農民協會消滅時便逃走了，雖然他是回家有一次，他匆忙中並沒說出去到那里。後來

受了鄰居的勸慰，四大人却另外想出了一個方法了，聲呼嘯，便帶着來人走了；只是，阿李的妻被蹂躪得數日不能起床。鄰人們也只有歎息，因為時代變了，這村裏又成了土豪劣紳的天下了呀。

時間的過去還不到半個月，不僅是尼羅村的土豪劣紳復活了，而縣城裏的新官僚政治也出現了。各縣都滿了黨獄，衙門中真是忙亂呢。於是，四大人又提出訴訟去控告阿李了。

五、

事情真有些湊巧呢！被主人控告了的阿李，本來在逃

亡中的，不知如何却在城中被捕了。

阿李的妻從村裏一路哭進了縣城，四大人也乘着三人抬的呢轎進城了。一場滑稽的審判就這樣的開始。

不消說，革命後的衙門，仍然如封建軍閥時代一模一樣的，假若用戲劇的方式表示時，則是：幕開時，是在一個公堂裏，上方設長桌一，兒子一，棹上陳設着硃筆籤筒之類，裁判官坐於几上。兩旁站着下人，下階立着的是被審判者，——原告，王四大人，見證人黃老先生，被告阿李。門外，是看審判者。阿李的妻也在其中。

於是審判就開始了：

審判官——你的主人告你是共產黨，知道麼？

阿李——知道的，但我不是共產黨。

審判官——你不是共產黨，何以把你的主人的倉米共去

了？

阿李——沒有這回事的，說到主人的倉米，那是農民

協會的人，大家的議決，說那時爲了救濟飢

民起見，先借用了，以後要償還他的。

審判官——後來如何沒有償還呢？

阿李——農民協會都解散了，誰來負責呢？

審判官——你當時不也是實行共你的主人的產的麼？



阿 李——不，那不是共產，不過是救濟飢民的通融辦法。

審判官——你老實說呵，你由誰人叫你做共產黨？

阿 李——不，沒有這回事的。

審判官——不是共產黨？那末，你爲甚麼要逃走呢？

阿 李——當着農民協會解散時，許多好人都冤枉的被政府捕殺了，難道我還不逃麼？

審判官——你當然爲了共產黨的嫌疑才逃走的了。

阿 李——正是。

審判官——那末，先下去！

（審判官目送着那戴着鉄鍊的身體粗黑而衣袴不完  
的阿李底身影下去了。接着便叫王宗世上來。）

審判官——你就是王宗世麼？

王——是。

審判官——你控告阿李是共產黨，有何證據呢？

王——因為他是掛了招牌的。

審判官——甚麼招牌，掛在那裏？

王——聽說掛在農民協會的。

審判官——聽到何人說的呢？

（這時審判官覺得好笑了，見證人上）

王——有黃先生見證的。

審判官——黃老先生過來吧！這事有你見證麼？

黃——是，是，學生親身看見的，他們掛了招牌的，阿李就天天在掛那個招牌。……

審判官——招牌像甚麼樣子呢？怎不明白點說！

黃——招牌麼？就是那些甚麼『標語』呀。

審判官——呵，但是何以見得是阿李的主張呢？

黃——他在寫呀，張貼呀！

審判官——叫阿李上來。

（這時阿李上）

審判官——你不是弄過甚麼共產黨的標語和口號麼？難

道還不是共黨？

阿李——不！那時的標語和口號，都是政府的命令，

我是照辦的，我不知道甚麼共產不共產。

審判官——呵，先下去。

審判官——王宗世，阿李不是你的佃戶麼？

王——是。

審判官——那末，你又何苦捨不得失去了的那區區的食品呢？

况且，那回事也不是阿李做出來的呀。

王——本來，我們家中每年都做善事的，有時還發濟米呢，不過阿李的行爲是本欺負主子了。

審判官——我問你，你每年收租若干呢？

王——不過千餘石。

審判官——怕不止呢？要照實說才行哩！

王——真的。

審判官——那末，黃老先生，他的確有多少租收呢？

（這時王以目示黃）

黃——的確，他可以收到千餘石。

審判官——你也和他一樣欺騙我麼？我已調查過了。

審判官——王世宗，你真的只有千餘石麼？

王——真的。

審判官——那末，我派人調查吧，如果有多多的話，那便要充公的呢。

王——真的，只有千餘石，如有多的，可以充公。

審判官——這裏沒有戲言，你真的只有那一點麼？

(王)沉吟良久)

審判官——怎麼樣呢？

王——實在的，至多也不過有二千石吧？

審判官——呵，明白了，你這樣的言行，還不像土豪劣

紳麼？嚇！先下去。

（于是王黃二人同下）

六、

審判後不幾天，阿李是從監獄中出來了，這案件便由雙方和平而了結。因為裁判官說他是無罪的，所以才輕易地開釋。不過，有人說裁判官暗中却勸四大人充公了一些租谷給官廳了。然而阿李當時並不知道這秘密。當他很高興地回到了家裏，妻也不哭了，兩人的感覺是：『自己是青天白日之下呵！』特別是阿李的妻，她真覺得革命軍下面的裁判官太好了，居然能把自己的丈夫從逃亡中救了

回來。因為她也不知道這其間的祕密呀。

阿李夫婦所知道的是：四大人更加憤怒了，他烽火雷霆似的逼迫着他們夫婦搬家，他說自己的土地永遠不租給這共產黨的。

終於，阿李夫婦另租了一個慈愛的地主底土地來耕種着，大麥在高原上已快黃熟了。呵！

阿李仍如往年一樣勤苦地工作着，然而，一聽着鎗聲，他便又感到那恐怖時代的襲來。

一月廿六日



逃  
亡  
者

B | 一  
哥

你可憐的飄泊者，我親愛的朋友。今天下雪了，而且很大的；在這灰暗的天空下而有這麼潔白的雪花，却是值得喜歡的。但是朋友呀，我憶起你的來信所說「天冷」的話了。我預料你在着的地方，免不了有比我這兒更大的雪，免不了有比我這兒更冷的氣候。朋友！你只有一顆勇敢的心是熱着的吧！

一個人生在惡劣的環境裏，倘若沒有奮鬥的精神，那人便是麻木的。換言之，便是「活屍」。

現在，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懦弱了。自己的懦弱，成全了我這個「活屍」。

在從前，我是怎樣地想念你呀，要見你一面；這我並非崇拜你，因為我的孤獨使我的生活無聊；而且孤獨的人是不能奮鬥的。因為要找出路，我是十分地想念你了。

.....

我是十分快樂，而且是十分榮幸的看見你了。但

是！我終覺太懦弱了，太懦弱了呵！

因爲自己是很會感傷的人，所以當你去國的時候，未來送你。其實，當夜我沒有睡，癡呆地望着天花板，而且流下了眼淚！……

你的弟弟L！

一間日本式的小屋子裏，四疊半席寬的地方，臨窗放下一書棹，B就坐在那里拆閱幾封朋友們的來信。看到最末的一封，那便是L自故國寫來的了。他讀着這樣的信，他很興奮，好像神經有一些緊張。許多過去的事跡都重現在他底腦中了。

二，

來到日本以前的 B，他是很爲勇敢的。爲了社會革命，已曾奔走過不少的地方。但後來，終於感到了幻滅的悲哀，於是才決心離開了中國。

八年前，B 在 S 城一個中學裏，思想平凡，而且，正做着升官發財的迷夢。然而不久就碰着 C 君的宣傳，終於信仰了主義。他是熱情人，文學的酷好者！對於自己的信仰，十分地忠實，他一方面努力於主義原理的理解，一方面就做着行動的宣傳。爲了他一人的努力，曾經影響到更多的青年。可憐那交通閉塞和文化低落的 S 城，從那時以

後就永遠佈下了革命的種子，而且在後來更獲得不少的花菓。

離開中學後，B是去到海上進大學。海上是全國文化最爲發達的所在，他在那兒找到更多的同志。四年大學生涯中，他從事了工人運動，做過黑旗黨的書記；常在勞動新聞上發表文章，指導社會革命的運動。然而事實是使他失望呵，幻滅時常顯現在眼前。

眼前的中國，許多人都說革命成功了。『成功了麼？』B就常是這麼諷刺的去問那些國家主義者。但同時，他又感到自己的悲哀，他覺得中國的黑旗黨人太懦弱了！就在

最近的過去，他是很勇敢的去組成了黑衣黨的世界聯盟，加入聯盟的有許多國家中的革命團體。在海上設立了總機關，負責人就是他和Y，D，J，K，G，M。可是，事情終歸是壞下去了，Y，D，J，K，都被他們本國的政府逮捕，各自被迫着分送回了本國。比如日本的就送回日本，朝鮮的就送回朝鮮了。而G與M呢，也被迫着離開了海上，並且是祕密走的。剩下的只有他，他底住所也被搜查了，雖說是沒有捕人的危險，然而政府已十分地注意着他們行動。這時，他底日記上曾記載着自己，逃亡時的感想：

『負着創傷逃出『死屋』後，自己就變做無家可歸的

人了。

夜裏睡在一個古舊的長凳上。它的彈簧已經消失了，橫身是這樣的崎嶇不平。然而我是疲得非睡在上面不可的呀。

在這如此古怪的床上，已夠我的腰酸背痛了，更加以屋子的黑暗而狹小，蚊子的呼聲正高着呢。

睡眼迷矔中，我聽見了那蚊子造成的雷聲，我更感覺得他們是一步更進一步的侵襲我，吮吸我。然而我呵，我是疲乏得太過甚了，我不能不安靜而沉默地去尋一點好夢。



等到蚊子把我的意識驚醒時，從那窗外，我知道已是第二天的清晨。

第二天的清晨，天是暗淡的銀灰色，下落着絲絲的微雨。我的天呵他襯出了同情於逃亡者的不幸的景色。

從這古怪的床上起來，我即告訴了此間的主人。我說『我是把腰背都睡酸痛了呀』。一個微笑的回答是；『你記着，你是逃亡者呀，這叫做臥薪嘗胆！』

然而，早餐的時候，我却未嘗到甚麼苦味。

九月十三日，

本來革命的失敗並不足以使B灰心的。這幾年來，他

常是遭着不少的迫害。所以政府的暴行，也看得太多了。他並不因此而恐怖甚麼。而且，聯盟的加入聯盟者之在海上的，人還不少，所以團體的進行是可以完全無意外的。不過爲了避免旁人的注意，他是沒有負責了，他把自己的責任付托了另一位同志。然而就在此時，一些不了解他的同志，發出怨言，說他的言行都有些違反主義的，而且對他起了根本的懷疑。其實，這樣的受同志們殘酷的批評，他是早已經過的了；不過，這總使他悲哀，使他感到自己的前途的幻滅。另外一方面，他又感到眼前中國，實在做不出甚麼有意義的實際工作，所以他就決心到日本去。

到日本去讀書，本是他兩年前在海上大學畢業時的志願；可是，爲了革命，爲了自己的經濟困難，所以久久未能辦到。

然而，離開中國他是怎樣地悲哀的呀！他知道自己太懦弱了，太偷懶了。他辜負了一些朋友們的希望，比如新交的L吧，那就是在誠懇地，希望他努力於實際工作的一個。

三，

離開中國的前一夜，一切旅行的手續都辦好了，只等着第二天早晨去上船。B的幾個骨肉般的朋友都來送別

他。弗梅，辛哥元妹，武妹等齊集在他底屋子裏。最後他底五弟也來了，五弟是犧牲了功課從市外一個中學裏跑來的。

這臨別的前夜，大家都是決心來它一回『羅漫司』的。最初是上菜館，醉了，就去看影戲。十二點鐘回到寓所，生了爐火，大家來玩牌。B是因了連日的奔忙，先睡了。可是，無論如何也睡不着。在床上輾轉了許久，意識更加明瞭起來。在同室正玩着牌的朋友們的笑聲也侵入了耳鼓。他神經興奮着，憶起了不少悲哀的往事。

終於，窗外的天空發了魚肚似的白色，他急速地起來

預備出門了。臨行的一刻，他去到前樓和他底老同志孟哥告別。孟哥和孟嫂正在夢中，他去叫醒了他們。孟哥從熱烘烘的被窩中伸出一隻手來，他就用手去緊緊地握了一下。哽咽地說聲：『我走了！』便折身出門，同時心中一酸，不自禁地流了兩行眼淚。

輕微地微風中，他到了黃浦江頭。冷的朝氣和朋友们底灼熱的心，是把他送上日本郵船上了。

依了日本船的規例，送客的不許上船。於是，只有他一個人走進了艙內，放好行李，才出到甲板上來。弗梅，辛哥和五弟却遠立在岸上。「別了，就是這樣便別了麼？」

他當時的心酸極了，眼淚就簌簌地流個不住。淚水的酸鹹的滋味，他自己一點一滴地嘗到了。

送別者與遠行者互相牽連着的紅綠紙條，好像是預備來牽連着離別的心一樣，是在他底眼前佈滿了。慢慢地，他就隨了他底海船遠離了一切親愛的朋友。可是，他似乎還遠遠地看見朋友們在洒着別淚。

四，

海的驚濤和風的狂嘯，把 B 所搭的海船直航向長崎去。經過了一天多的水程，從黃海入了黑海。

還是一個晴美的朝晨，天空顯現着蔚藍色，太陽的金

光散滿了海面。輕風微微地襲來。他散步在甲板上。船行得十分平靜，有使人感到一種快樂的心情。

『怎麼？你也來了！』

從B的對面，來了一個着舊洋服的青年，驚奇地向他問。

『是的！』

他像很小心似地，用微細的聲音答。同時向那青年招一下手，回頭走向船尾了。那青年就是日本的K君。

『呵，你是上東京去嗎？』K君走到船尾了面對他發問。

『是的，你怎樣？聽說你早就迫送回國了的哪。』

『說來話長呢，我們自從被捕後，便分別被囚。經了六次的審判，才決定送回日本的，我是被送到長崎的，有兩個警察跟着我。……』

『還有其他的同志呢？K君！』他插口問：

『其他的同志麼？我和J被送回日本，Y和D均被送到朝鮮的京城了，比我早幾天。J也是前天送回的。感謝在獄外的同志們，你們的接濟都收到了，買了衣服，準備了一切行裝。……可是，這兩月來的活動怎樣了？G和M呢？你怎麼要到日本去？唉，我想



知道一切呢？」

他向四面望了一眼，沒有甚麼行人經過，於是倚在鐵欄上告訴了自己離開海上一切的情形，和世界聯盟的活動近況。

「噯，怎麼你一定要上東京去呢？中國的革命工作不緊要麼？我想再讀書太沒有意思？」

K君的談話，很有點感傷了，似乎是嘆息。他不知如何答應才好，心中有些酸苦，臉上也在發熱。

「不是這樣說，K君！我是想暫時去日本看一看的，自然要以讀書爲名。好在國內的同志多，努力的

少，所以我想偷一點兒空閒，有此一行，也是不妨礙的。而且，我們的運動是沒有首領的，不要支配者，完全靠自由和自治去聯絡與團結的呀！因此我走了，他們也會努力的，用不着我去監督和支配他。我想，我是有些乏倦了，所以想休息一下。也許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習慣了罷？的確，我不比你們，K君，你是工人，你有堅毅的精神，你有絕大的力氣，可是，我就太文弱了，對嗎？我確是有幾分懦弱呢！」

B是一氣說了這麼多，K君反而更形感情了。

他說：

『B！總之，中國是很可憐的，我們的革命的力量薄弱得很。以我在中國二年來的經驗，感覺得老的同志都不可靠，許多都已官僚化了。而年青的呢，就靠你們。你們的使命是最大的，所以我真是覺得你不該離開了海上，去到東京了，我是希望你能早點回國去。實際工作總無論如何是比文字宣傳重要得更多，這是你早已懂得的，用不着我的多話了，不過我是在希望，……至于我，送到長峙了，至少是有兩年的監禁。監禁倒不算一回事，可是，我們的革命運動……好在東京的同志也很多，你可以會會他

們，……

K君說着話的時候，黃色面皮上有些微紅了，眼裏放出了強烈的光輝，直向B的顏面投射。B用自己眼光看去，好像向着了日光似的。他轉倒一下身子，手是扶在鐵欄上了。他向K君說：

『是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自己的偷懶，自己是有些慚愧的。』

真的在慚愧，B是有點不敢正視K君了。

『好的！B同志，努力吧！我們說話很久了，怕警察從艙裏出來呢，我們還是少說話好，一切望你和同志

們的努力。』

臨別了，他才轉身過去和K君握了一個手。K君下艙去了，他也慢慢地回到三等艙裏。

下午兩點多鐘的時候，到了長崎。一個碧綠的海灣裏，飄浮着許多小的帆船很像中國南部沿海的港灣一樣。許多的搭客都上來甲板了。海船才漸漸地移近岸邊。

一警間，從B的身旁，他看見K君和着兩個便衣警察走向岸上去了。他不敢向K君招呼，他只滿懷着悲憤。

五，

B來到了東京，寄宿在一個日本市民的家裏，轉瞬已

是一月有餘了。

一個冬夜，他和C君去訪日本同志林木三郎。林木君是住在市外，夜的昏暗中，他們跑了許多的道路。沒有月亮，星光的閃耀和晚風的清涼，使他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及到走入林木君的家裏，腳已被鵝卵石的路子弄得十分的疲乏了。

林木君是到過中國的，一見就問：

『噯！你也來了麼？』

『是的！』

『中國的情形怎樣了？』

他於是簡單地陳述了一切。然而林木君問了。

『來此有甚麼事的嗎？』

『沒有甚麼，想讀一點書。』

林木君就不像W君一樣，沒有非難「讀書的不對」。然而他總覺有些慚愧似的，自己責備道：『中國的實際工作要緊呀，你還有閒的工夫來此讀書麼？真是有閒階級的人！』

別了林木君回到寓所的第二天，B就接到上面那封L弟自故國的來信。

他感動了，他在自己的書棹前讀完了L的來信之後。

他很失悔。悔不該來到這沒有意味的地方，而應在國內多做實際的工作。而且，另外一個同志也來信說他自己是最可親近的人，有他在海上，可以促成同志們的團結的堅強。

『可是，我該回到中國去。我應該爲革命努力，我不當偷懶。我現在是太懦弱了，太懦弱了呀！L弟噲！你說你懦弱，我真才覺得自己的懦弱！爲了革命，我們不應當懦弱，我不該做一個逃亡者！我們要爭鬥，爭鬥去……』

B是坐在那間日本式的小屋子裏後悔着，發出了喃喃地自語。



最后，B 自己就决定了回到中國去。

一九二九，一，五，



後  
記

已是三四年來不曾創作了。

記得在一九二四年之前，那時，自己是一個文藝的酷好者，曾寫作了一些詩歌和短篇小說，在普通報紙和雜誌發表過。以後，因為專門攻讀社會學的原故，簡直和創作生活絕了緣，

然而，時代變了；我近來的興味又走向文藝道路了。這裏集合起來的幾個短篇，都是我一時高興寫下來的。

這些都是我底生活經驗的輪廓，但只算是粗率的描

寫。因爲深刻的描寫，還有待於良好的藝術手腕；可是，我却沒有這本領。

不過，這總是說了自己要說的話，也算是做了一回痛快的事情。

希望批評家們不要太苛刻了，也許後來的一部創作集才會使你滿意的呀！

請了！一切的讀者。

一波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在日本東京。

# 出版合作社新書目錄

吳稚暉學術論著正編	吳稚暉學術論著讀編	吳稚暉學術論著三編	吳稚暉論政及其他一集	吳稚暉論政及其他二集	藝術思潮	師復文存	婦女問題雜論	社會主義批判
梁冰拉編 實價一元	梁冰拉編 實價三角二分	梁冰拉編 實價三角六分	錢心編 實價二角四分	錢心編 實價三角二分	華林著 實價二角四分	錢心編 定價四角	毛一波著 實價三角六分	毛一波著 實價二角八分
左拉小說集	飄浮	秋蟬	月上柳梢頭	紅睡	三十三年落花夢	天上人間	少女之夢	夜未央
修勻譯 實價四角	許傑著 實價三角二分	蔣山青著 實價四角八分	蔣山青著 實價四角	蔣山青著 實價四角五分	宮崎 定價三角	良震林著 實價三角六分	毛一波著 實價四角	李石曾譯 實價四角

版權所有  
少年之夢

著者

毛一波

校對者

克勞

印行者

出版合作社  
上海江灣

經售者

啓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

售價

大洋四角

出版期

一九二九年六月

C  
6.7